



东瀛采石译丛之四
译丛主编/校译：朱家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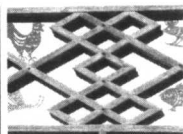
黄土高原的村庄

——
声音·空间·社会

林 栗井深
琦 原口尾
译 伸淳叶
著 治子子



民族出版社



村庄的声音环境

井口淳子

杨家沟村的声音环境

- ★ 从西安到榆林(空路)
- ★ 从榆林到村落
- ★ 声音信息的共有
- ★ 村落的声音地图
- ★ 一个夏天的声音风景

从西安到榆林(空路)

每当乘上由西安飞往榆林的小型螺旋桨飞机，我总是离不开飞机的小窗口，这是因为可以俯瞰机身下面地势的明显变化。从西安出发后的前面几十分钟，精耕细作的绿色平原连绵不断。但是中途大约半小时后，从靠近延安一带起景观突然开始变化。起初是陡峭的山谷切入平原后所形成的“塬”，接着是因黄河的侵蚀而刻出的无数的河谷和仿佛把河谷包围起来、呈圆形隆起的“峁”以及其被削平后形成的“梁”。这几种地形连绵不断，展现出一派奇异的景象（参照图 1-1）。

从空中往下看，想像不出就在这样的景色之中存在着无数的村落，人们在那里生活、耕作。但是，翻开地图册（陕西省版），就在现在飞越着的黄土高原上，密密麻麻没有间隙地写满表示地名的汉字。在几千个山谷之中，分布着几千个村落。

随着飞机的高度开始下降，溪谷侵蚀的程度有所缓和，绿色的耕地渐趋醒目，榆林市到了。榆林自古为汉族和北方异族的必争之地。榆林的北面紧靠着横亘的长城，再往北去的腹地是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小而规整的城市榆林保留着明代的钟楼、瓦片屋顶的民居以及石头铺成的街道，是一个飘逸着精致的文化气息的城市。它就像黄土和沙漠中的绿洲那样，总是在迎接着游人的到来。

从榆林到村落

在榆林换车，沿着黄河的支流无定河边南下大约一个小时便到了米脂县城。县城本身是位于无定河周围的一片开阔的平地，不知何故，住居依然是“窑洞”的形式。在这个县城必定要住上一宿，为的是往车上堆放入村后难以

得到的食品和煤。县城永远充满着喧嚣和活力。贯穿县城中心的街道上无秩序的车辆来往如梭，喇叭不停地鸣响着。当我们于春节来到这里时，还

图 1-1 黄土高原的地形和名称

（雍万里编著：《中国自然地理》，

36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地理丛书，1984。）

正面下方是梁，右下方是塬，左上方是峁。





有“秧歌队”加入了拥挤的车流。那秧歌队也与村子里的不同，有的还带有铜管乐队，让人感受到一种县城独特的感觉。

照片 1-1 杨家沟村落

(用风筝从空中拍摄，栗原摄)

夹着从侧面流淌的小河，形成 V 字形山谷

在县城购买好东西并装车完

毕，我们开始向目的地杨家沟村出发。离开了街市的道路后，山路越来越倾斜，河面也变窄了。经过几个窑洞密集的村子后，我们终于进了“杨家沟村”。

这里散落着大约 300 户靠山式窑洞，居住着千余人，是这一带较大的村落。谷底流淌的河被称做“小河”，这条河通向无定河。夹谷相望的山，高约 200 米，是黄土高原独特的峁，自下面直至山顶，一层层的呈台地状地耕种着作物。就这样，相望的“山”和流淌于其间的“沟”（河），这就是陕北农村的典型景观（照片 1-1）。

由隔河相望的山形成的空间，形成一个 V 字形。挖掘山体而建的窑洞，分散在从河边直至靠近山顶附近的坡面上。因此，从四处山的斜面发出的家畜鸣叫声和人声响彻于村落的空间，“村落的声音”为村民平等共有。例如，隔着河距离 100 米远对面窑洞院子里婴儿带在脚上的铃铛所发出的声音，在这一边可以听得

很清楚。

声音能这么容易听见的原因，除了地形以外，还在于几乎没有所谓的“噪音”这一点上。就是说，这里完全没有车、工厂和其他的机械声。小河边的路，连接着小河下游的镇或县城。也有经过这条路的车辆，但是数量很少。再者，在不到晚上就不通电的这个村里，白天连收音机和电视的声音都听不到。只有高亢嘹亮的人声和家畜（尤其是鸡和驴）的声音，从清晨到日落以后一直在村子里不间断地回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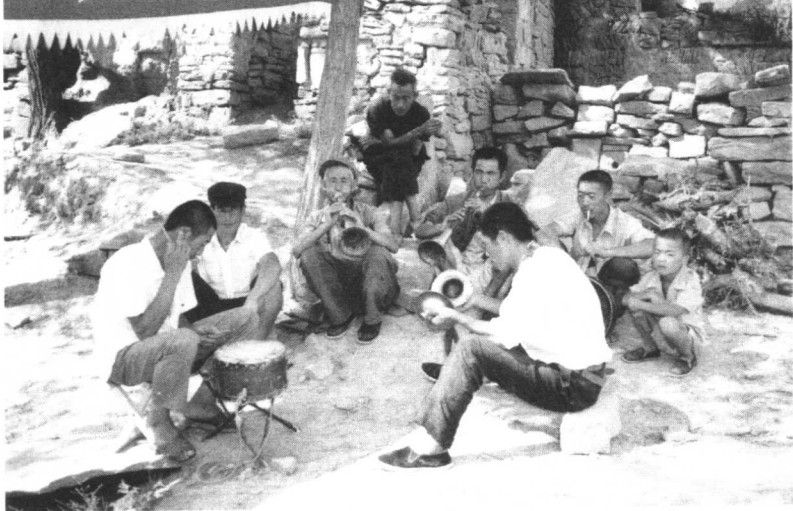
声音信息的共有

如上所述，杨家沟村具有村中发出的声音能为整个村落所共有的条件。黄土高原的村落，确实如“信天游”所唱的那样：

哥哥高来妹妹低，
我只见那声音照不见你。

——摘自《我心上就一个人》

“看不见你的人，却听得见你的声音”，这种可以说是相对于视觉的听觉上的优势状况，在窑洞的村落是很普遍的。只要待在窑洞前的“院子”里，就是不特意走到山下去，也能听得见大部分的声音。听到的声音也由近而远，传得相当远。尤其是从对面山上的窑洞传来的声音，虽然看不到发声人的身影，却惊人地清楚。曾有一次，让村里屈指可数的大嗓门男子朝对面山坡上的一个豆粒大的人影（距离约 300 米）呼喊，那个人影竟然对喊声做出了反应，转向这边来答话了。



村子里听得见的日常性的声音，如前所述有家畜（驴子、鸡、牛、狗等）的叫声和人们的说话声，不过有时也会响起“非日常性的声音”。那就是所谓的“红事”、“白事”仪式的声音，也即吹打乐（当地叫

照片 1-2 在庙会上演奏的吹打乐（深尾摄）

“吹唢呐”）的“唢呐”、“鼓”、“锣”的声音（照片 1-2）。他们从听到的唢呐声得知有人死丧或庙会的开始。吹打乐可以通过演奏的乐曲，告诉人们即将开始的仪式是“红事”还是“白事”。即使同样是葬礼，老年人的场合演奏“红事”的曲目。村子里的重要信息就是通过这种声音来传递的。因此，村民的听觉必然很敏锐。

待在住宿的 C 家的院子里，可以很清楚地把握走过小河边的人的情况。村民大体上穿手工制作的“布鞋”，所以听不到脚步声。为此，小河边的路上如果传来什么声音，而且是听不惯的声音时，村民们就会很好奇地张望。如果那是汽车声音的话，那就是一件大事了。孩子们就会飞出窑洞，冲下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车，从哪里来的，车上坐着什么人？

村民的听觉很敏锐，或许也与窑洞的构造有关。可能是由于窑洞的圆拱形屋顶和入口处用纸和木头做的门，人虽在里面，外面的声音却听得很清楚。人在 C 家的炕上，几十米远的院子里的

说话声听起来仿佛就在身边。与此相对，这种窑洞的结构即使隔壁房间（即隔壁的洞穴）发出相当大的声响也听不太清楚。

证明村民耳朵灵的好材料，就在于他们能正确辨认鸟的鸣叫声这一点上。对我们来说只知道是“鸟叫声”的鸣叫声，他们可以准确地分辨出十四五种来。他们说鸟声“好听”，比如“喜鹊”、“金翅”、“小燕子”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听到小燕子的叫声，大家就知道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到来。相反，也有大家忌讳讨厌的鸟叫声。人们相信长得像乌鸦的“黑老娃”或“猫头鹰”会作祟，带来不祥。

■ 村落的声音地图

村子里不断有人聚集、交换消息的地方就是“戏台”（照片1-3）。戏台的位置也差不多处于村子的中心，其周围排列着村民委员会和只有这里才有的小店。戏台也是提供来自外部的信息的场所。例如从上游的“后村”或“上村”来的织毛毯的手艺人在戏台作业，从下游的“前村”或“下村”来的小贩驻足歇息的地方也在这里。来自小河上游或下游各个村子的重要的外部消息都被带到戏台来。所以，不从事劳动的老人和孩子们便聚集到戏台来打发时光。除戏台外，还有一处经笔者确认的人们聚集的场所，那就是位于“扶风寨”一角的大树的树荫。一到夏天，那树荫就成了老人（主要是女性）聊天的地方。这里与戏台不同，是外面的人不会介入的村里人们自己休息的空间。

另外一个人们互相照面的地方是“水井”。因为村里十二口井都有各自限定的使用者，所以相遇的人也有所限制。早晨来井边打水的扛着扁担的人们在此相会，周围响起人们简单的寒暄

声。村里的各种消息在这井边也一定得到交换。村里发生的再小的变化也会立即为众人所知，这一点从我们（调查者）本身就被当成传言的好材料这件事中就有过切身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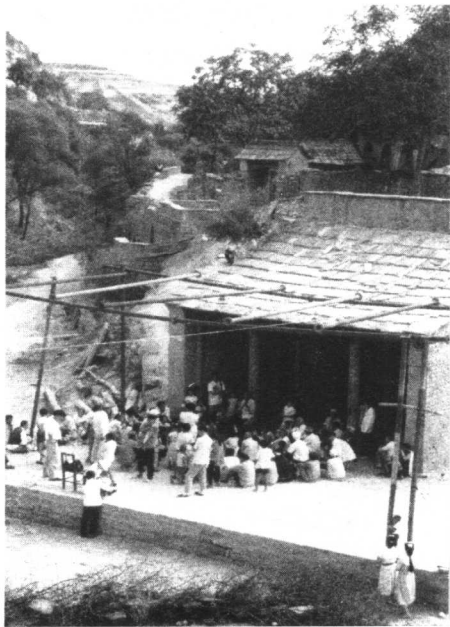
窑洞开凿于山腰的各个地方，听到声音的方式也因其位置而异。C家正好在高低方向的中间，所以听到声音的方式，首先是对面半山腰传来的声音最清楚。然后是小河边的路上传来的声音比较容易听到。位置比C家高的窑洞，越高听到声音的范围越大（但是，音量越小）。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村里最高位置的窑洞的住家，知道距离约400米远的戏台附近的住家昨晚大吵大闹，对庙会所上演的戏，也可在自家院子里很清晰地听到演员的台词（使用麦克风）。就这样，住在位置很高的窑洞的人，令人意外地很清楚地知道发生于村子中心部的山谷间的事情。

如果是在村里稍微内凹的山体挖掘的窑洞，则不能共有村子的声音。住在那种位置的窑洞的人，似乎让人感觉对村里的仪式等也缺乏关注。最近，建新窑洞时特意选择离开村子中心位置的年轻人也多起来了。我想他们的心理大概是嫌村里的麻烦事和传言太烦人吧。

当笔者提着录音机外出时，好几次有人出主意说“村里的声音听得最清楚的地方是‘观星台’”。从位于扶风寨（原来为地主的窑洞群）上方的观星台（参见杨家沟村落图）可以眺望全村，是较容易听到整个村里的声音的场所。

照片 1-3 村民聚集的“戏台”

（井口摄）



■ 一个夏天的声音风景

让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跟踪一下杨家沟村一天中的声音风景吧(1995年7月29日)。

清晨,从山谷微微发亮的五时左右开始,首先是到井边打水的行人的影子映入了眼帘。在C家所使用的水井边,交错着水桶扔进井里时的水声和在那里相遇的人们的寒暄声。打水最拥挤的时间夏天大约是早晨六时左右。打水的人回去后,开始隐约传来用竹扫帚打扫院子的声音和窑洞内拉风箱生火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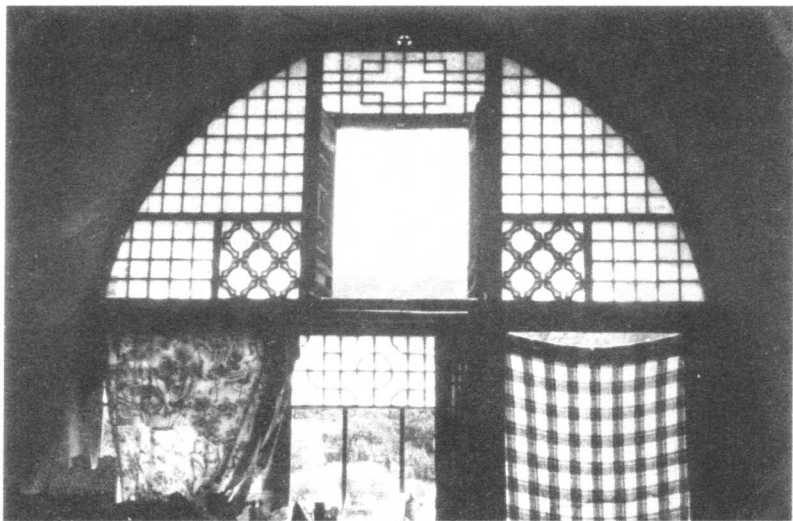
街道上,戏台前停着“三轮”(用载货的车斗来载人的三轮摩托车),等待到下河的县城去的人们。六时左右,这辆三轮开始出发,街上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不久,响起了到下河方向去上班的自行车车轮声。这些声音停止后街上就不再有大的声响了。但小贩的叫卖声是例外。上午,买豆腐等的小贩在带有独特抑扬的叫卖声中出现了。于是女人们和孩子们从四处的窑洞里走下来,引起了一阵子喧闹。接着又恢复为平常的相对寂静的村子。快到中午时,端着饭碗的孩子们和大人们走出窑洞,一边看着街上的风景一边默默地吃着早餐与午餐都一样的面条等。

可能是因为热,下午少有人影和人声。将近傍晚,从下河方向回家来的自行车和三轮的声音开始响起。对面的窑洞里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和歌声,上下窑洞之间做饭的女人们聊天的高亢的声音也热闹地响起来了。到山上放牧的牧童赶着羊群回来时,传来了羊的脚步声和铃铛声。当傍晚的炊烟开始从各处窑洞上方的洞口升起时,人影都看不见了。天黑了,村子再次回到完全的寂静中。能听到的只有虫鸣声和远处的窑洞偶尔传来的人声或咳嗽声。夜里,满天的星星和月亮朦朦胧胧地映照早早就上床的村民们的窑洞。

专栏（一） 陕北的生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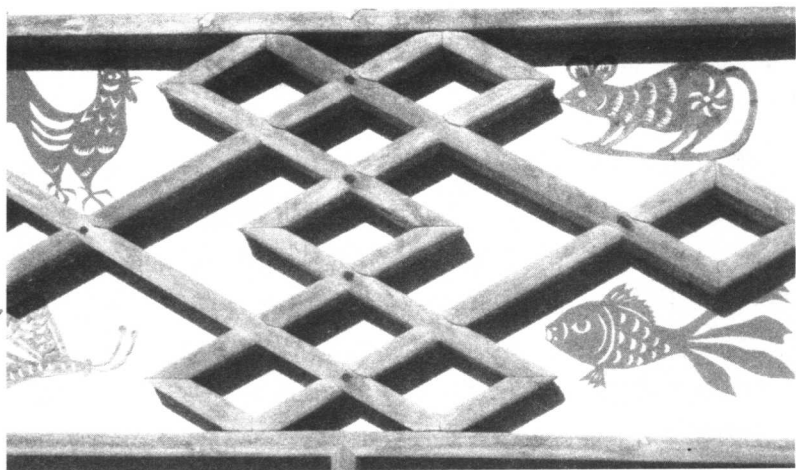
陕北虽然很容易被当成“落后”的代名词来使用，但却是个充满民间艺术和手工艺以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设计等优美造型和生活文化的地域。其集中体现之一就是作为居住空间的窑洞。不光有每户不同的木工雕刻的拱形窗格（照片 1-4）等硬件，上面还贴上了漂亮的剪纸（照片 1-5），冬天还挂上御寒的由各种不同的布片手工缝制的色彩鲜艳的布帘（参照第六章照片 6-2），还有窑洞内摆设着老虎的毛绒玩具等精细的手工艺品。总之，他们将大煞风景的黄土地装点成气氛热烈而美丽的居住空间的本领令人惊叹。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生活者亲手创造出来的。

（深尾）



照片 1-4 从窑洞里拍摄（深尾摄）

夏天，从敞开的窑洞内部可以看到山上的庙，室内很凉爽。



上：照片 1-5 装饰窑洞的剪纸“窗花”（栗原摄）

下：照片 1-6 “捏燕燕”（深尾摄）

村里的妇女用小麦粉做的作为庙里祭祀供品的面人儿





村落声音的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现在)

- ★ 作为村落象征的声音
- ★ 音乐、文艺类
- ★ 现代的声音
- ★ 村民身边的环境音

前面所描述的“杨家沟村的声音”当然是现在的村落的声音。那么，回溯过去，村子里曾经可以听到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当我限于音乐体裁地走访、询问村民记忆中的声音时，几种意想不到的“声音”浮现了出来。说起如今已经消失而仅存于人们记忆中的声音，村民们的语气渐渐地热烈起来。让我们结合图 1-2 “杨家沟声音的历史性变迁”来看看 1995 年进行的访谈调查的结果。

作为村落象征的声音

首先，沿纵轴由上依次看下去。上面的三个项目（第一组）是可视作村庄整体之象征的声音，现在只剩下庙里的钟了。但是，人们（老人们）对这些象征性的声音记忆犹新。

据说设于小学操场的大钟（图 1-3），是距离 5 公里远也能听得见的巨大声音，只有特殊情况下才敲。据说红军接近村子时也曾敲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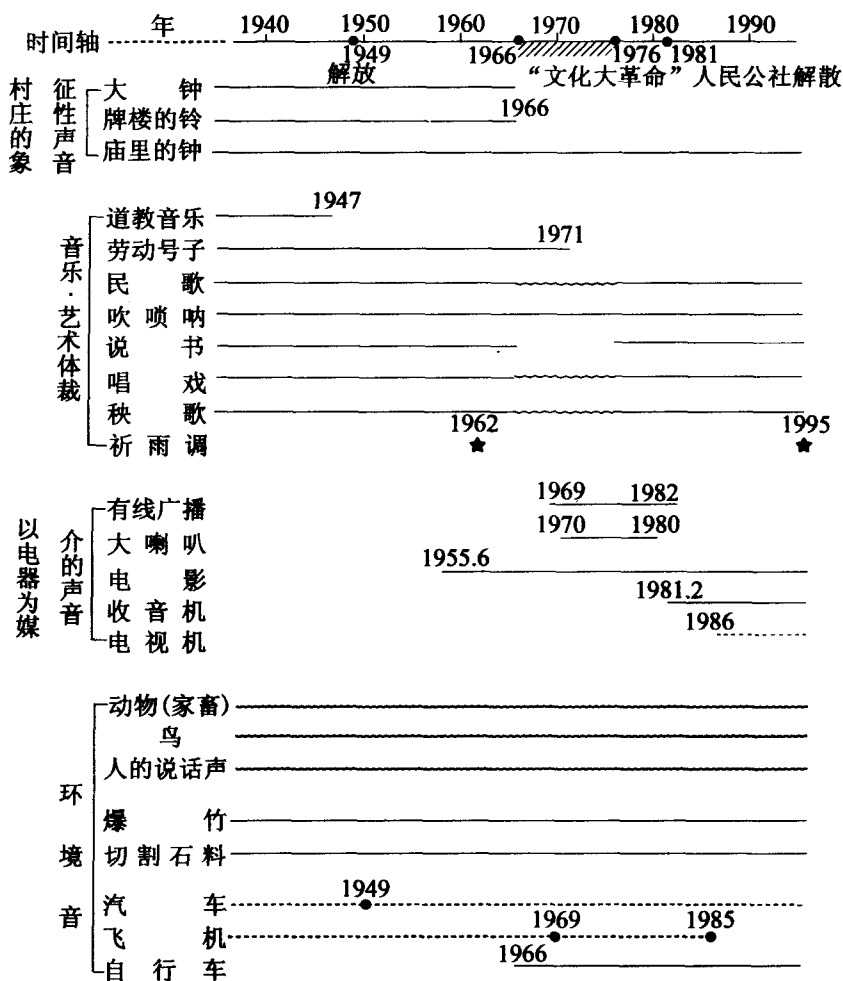


图 1-2 杨家沟声音的历史变迁

—— 声音(音乐)于中断处消失

~~~~~ 表示“文化大革命”期间曲目、剧目受到严格限制

..... 表示普及程度很低。汽车、飞机的声音除了标记的年份外几乎听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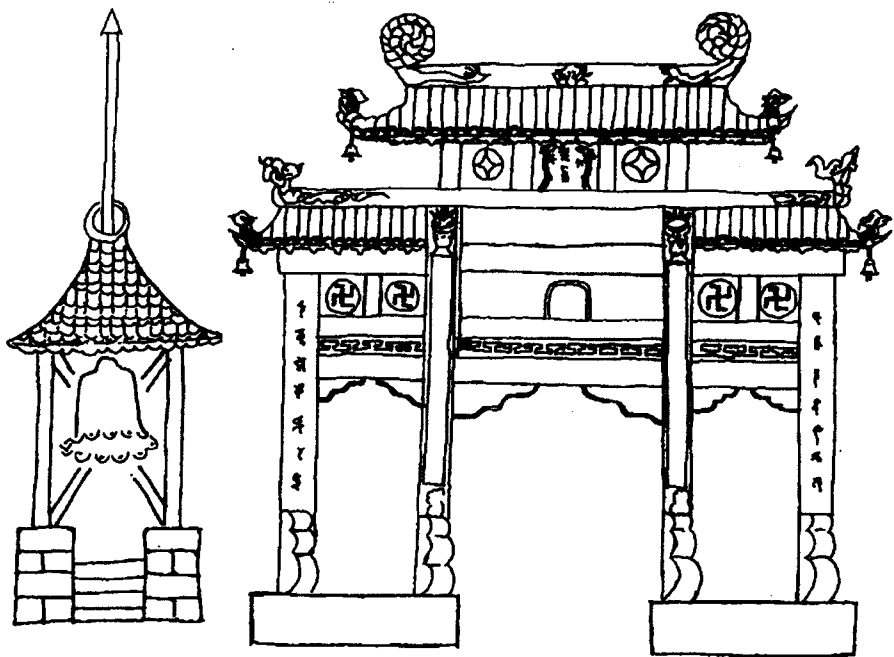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牌楼的铃”是清代后期地主马氏建于村庄入口处“牌楼滩”（参照杨家沟村落图）的石造“牌楼”上的八个铁铃。据说根据其音色，即使在窑洞中也能知道风的强度和风向。吹南风时“扑哒哒、扑哒哒”、吹北风时“铛哐、铛哐”地响。图1-4是村里的石匠马师元画的，他画此图首先从八个铃开始画起。对牌楼的记忆与铃声密切相连。

第三是“庙里的钟”，有的现在尚存。放在山上的铁钟，钟声虽然余韵短小而干涩，却响彻整个村落。上庙来的人会敲响那个钟。

以上这三种声音响彻全村，有时还兼有全村的通信功能，是象征村落、共同体的声音。

左：图1-3 大钟图（马师元画）

右：图1-4 牌楼图（马师元画）



## ■ 音乐、文艺类

接下来的第二组是音乐、表演艺术等体裁，有八种。已经消失的体裁有庙里和尚演奏的“道教音乐”和“劳动号子”（打夯歌等）。一直保留到现在的“民歌”、“秧歌”体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掀起的文艺活动（以延安为中心）中，创作了很多“新民歌”、“新秧歌”。它们取代了传统的民歌和秧歌而风靡一时，当然也传入了杨家沟村。“民歌”、“戏剧”、“秧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时都严格限定了保留节目，只有共产党认可的剧目和曲目才可以演出。“文革”以后，这些“文革”作品不再受眷顾，传统的曲目、剧目再度复活。

说到陕北民歌，首先想起的就是“信天游”，可惜的是，现在已经很难碰到在山上即兴地诉说生活之苦和向情人表白爱情那样的原本的信天游了。村里还有几位民歌名手，但只是有人请求才唱，或者是兴致所至时在院子里唱一唱，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存在。民歌歌手共同的特点是声音高亢通透（这可能与该地域的地形大有关系）。在村里的仪礼性场面必定登场的“吹唢呐”，不光传统的曲目、曲牌，也经常演奏流行歌的旋律。“红事”时由偶数人，“白事”时由奇数人来演奏。在邻村举行的“红事”之一的小庙会上的演奏形态如照片 1-2 所示。演奏的主导者是唢呐，其他的打击乐器（鼓、锣、小钹）配合其演奏。

在“说书”方面，村里有一个老艺人（70岁），除了“文革”十年期间禁止演出外，至今一直保留着传统曲目的演出。说书的在受私人家庭邀请时，便来到该人家的院子里，在那里一个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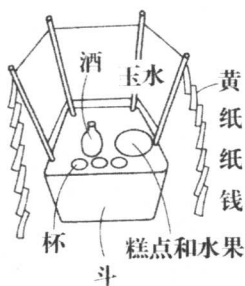


行表演 (照片 1-7、图 1-5)。

“祈雨调”是一种歌曲，但只有 1962 年和 1995 年唱过。因为这是与祈雨仪礼同时存在的特别的歌曲，因此留待第四章中详述。

照片 1-7 村里惟一会“陕北说书”的老盲人 (深尾摄)

### 红布 (神名) 72 神



1. 报愿灵童
2. 送生娘娘
3. 催生娘娘
4. 本宅土神
5. 家宅六神
6. 喜贵运神
7. 水草运神
- ⋮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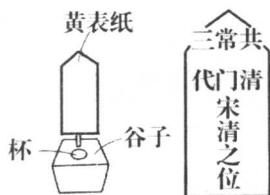


图 1-5 将说书供奉给各种神灵



## 现代的声音

接下来有可以归纳为以电器设备为媒介的声音这一共同性的第三组，其中最早的是始于1955年、1956年的“电影”。刚开始时由于村里还没通电而使用发电机。紧接着出现在村里的是“有线广播”。在窑洞近屋顶处安装一个直径12公分的话筒，一天三次于固定的时间听政治新闻等。据说由来到村里的解放军战士拉线后开始的这种广播，在毛主席去世（1976年）后不久就停止了。

还有，“文革”期间在靠近村子中间的山坡上安装有大喇叭，用于召集开会等。这仅出现于“文革”前后的十年中。据说这期间一天多次地以大音量播放有关政治的广播，大概也有一些对村民来说是很烦心的话。那是一种无法从村子的现状去想像的状况。

在有线广播消失之后出现的是“收音机”。20世纪80年代是收音机的时代。1985年村里通了电，电视（黑白）慢慢地普及，但直到现在还有没电视的家庭，收视时间也受到限制。

## 村民身边的环境音

最下面的一组属于“环境音”。在村落这一音响空间中，这种环境音才是为人们日常所共有的声音（在访谈调查中，关于环境音的问题得到了出乎预料的积极的回答）。在众多的环境音中，他们辨别得最详细的是“鸟声”。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环境音是“河水声”。由于流过村子的小河河面很窄，平时水量又小，不走到近旁是听不见水声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不喜欢这隐约的水